

原 书 缺 页

1-12 缺

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各物訓故究賴之以有考亦何可輕也

〔卷目〕(一)序(二至四)虞書(五至七)夏書(八至十)商書(十一至二十)周書

毛詩正義七十卷

〔著者小傳〕毛亨(見前) 毛萇(見前) 鄭玄(見前) 孔穎達

(見前)

〔四庫提要〕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案漢書藝文志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然但稱毛公不著其名後漢書儒林傳

始云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其長字不從艸隋書經籍志載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毛萇然鄭玄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機毛詩草木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是二書則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故孔氏正義亦云大毛公爲其傳由小毛公而題毛也隋志所云殊爲舛誤而流俗沿襲莫之能更朱彝尊經義考乃以毛詩二十九卷題毛亨撰注曰佚毛詩訓詁傳三十卷題毛萇撰注曰存意主調停

尤爲於古無據今參稽衆說定作傳者爲毛亨以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併傳授毛詩淵源有自所言必不誣也鄭氏發明毛義自命曰箋博物志曰毛公嘗爲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推張華所言蓋以爲公府用記郡將用箋之意然康成生於漢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無所取按說文曰箋表識書也鄭氏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此論今佚此正義所引然則康成特因毛傳而表識其傍如今人之

四部備要書目提要 經部

四部備要書目提要 經部

簽記積而成帙故謂之箋無庸別曲說也自鄭箋既行齊魯韓三家遂廢此陸德明經義與鄭文之說然箋與傳義亦時有異同魏王肅作毛詩注毛詩義駁毛詩奏事毛詩問難諸書以申毛難鄭歐陽修引其釋衛風擊鼓五章謂鄭不如王見詩本義王基又作毛詩駁以申鄭難王王應麟引其駁宋皆一條謂王不及鄭見困學紀聞亦晉孫毓作毛詩異同評復申王說陳統作難孫氏毛詩評又明鄭義並見經義祖分左右垂數百年至唐貞觀十六年命孔穎達等因鄭箋爲正義乃論歸一定無復歧塗毛傳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鄭箋作二十卷疑爲康成所併穎達等以疏文繁重又析爲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爲原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終唐之世人無異詞惟王

謙唐語林記劉禹錫聽施士句諱毛詩所說雖鶴在梁陟彼崱今勿翦勿拜維北有斗四義稱毛未注然未嘗有所詆排也至宋鄭樵特其才辨無故而發難端南渡諸儒始以掇擊毛鄭爲能事元延祐科舉條制詩雖兼用古注疏其時門戶已成講學者迄不遵用沿及明代胡廣等竊劉瑾之書作詩經大全者爲令典於是專宗朱傳漢學遂亡然朱子從鄭樵之說不過攻小序耳至於詩中訓詁用毛鄭者居多後儒不考古書不知小序自小序傳箋自傳箋闕然佐闕遂併毛鄭而棄之是非惟不知毛鄭爲何語始併朱子之傳亦不辨爲何語矣我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面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經注疏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駁駁乎研求古學今特錄其書與小序同冠詩類之首以昭六義淵源其來有自孔門師授端緒炳然終不能以他說掩也

〔卷目〕(一)之一至八之三(二)國風(九之一至十五之三)小雅(十六之一至十八之五)大雅(十九之一至十九之四)周頌(二十之一之二)魯頌(二十之三之四)商頌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著者小傳〕鄭玄（見前）賈公彥唐永年人永徵中官至太學博士有周禮及儀禮義疏周禮疏尤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

〔四庫提要〕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玄有易注已著錄公彥洛州永年人永徵中官至太學博士事蹟具舊唐書儒學傳周禮一書上自

河間獻王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宋世增入者鄭樵通志

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蓋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類慶開元禮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

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

九職之制不與禹貢合云云案此條所云惟召誥洛誥孟子顧相并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述書皆不足以爲題其說蓋難合參半其說差爲近之然亦未盡也

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

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爲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離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

其書遂廢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刪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爲周公

之舊耳迨乎法制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爲文獻故其書聞久而仍存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尙有傳

本不足異也使其作僞何不全僞六官而必闕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贗古文尙書是也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

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而儀禮聘禮賓行燕饗之物禾米芻薪之數邊豆簠簋之實銅壺鼎

鬲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數侯制與司射之

文不同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歟果贗託周公

爲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啓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託可概睹矣

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於宣王時秦封於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

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則其爲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雖不足以當

冬官然百工爲九經之一共工爲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爲大事存之尙稍見古制命庭樁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鄭注

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爲五十卷新舊唐志並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併玄於三禮之學本爲專門故所釋特精惟好引

緯書是其一短歐陽脩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刪削其書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別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又

好改經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尙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於玄矣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

揮鄭學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盡宋儒惟朱子深於禮故能知鄭賈之善云

儀禮注疏 五十卷

〔著者小傳〕鄭玄（見前）賈公彥（見前）

〔卷目〕（一）天官冢宰第一（二至八）冢宰治官之職（九）地官司徒

第二（十至十六）司徒教官之職（十七）春官宗伯第三（十八至

二十七）宗伯禮官之職（二十八）夏官司馬第四（二十九至三十

三）司馬政官之職（三十四）秋官司寇第五（三十五至三十八）

司寇刑官之職（三十九）冬官考工記第六（四十至四十二）考工

記之職

〔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

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

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

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

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

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

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

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向別錄本即鄭氏

所注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載尊卑吉

凶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

玄注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注士

冠禮闕西闕外句注古文闕爲樂闕爲蹙是也從古文而不從今文

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注士冠禮醴辭孝友時格句注今文格爲敬

是也其書自玄以前絕無注本玄後有王肅注十七卷見於隋志然

賈公彥序稱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

已佚也爲之義疏者有沈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家見於隋志

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慈二家之疏定爲今本其

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謬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曆北監本十三經

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

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鄉射禮脫

士鹿中朝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

禮脫舉觶者祭卒禱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

取簋與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云云蓋由儀禮文

古義與傳習者少注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謬粹不能校故紕繆

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卷目〕

(一至三)士冠禮第一(四至六)士昏禮第二(七)士相見禮

第三(八至十)鄉飲酒禮第四(十一至十三)鄉射禮第五(十四)

(十五)燕禮第六(十六至十八)大射第七(十九至二十四)聘禮

第八(二十五至二十六)公食大夫禮第九(二十六下)(二十

七)覲禮第十(二十八至三十四)喪服第十一(三十五至三十七)

士喪禮第十二(三十八至四十一)既夕禮第十三(四十二)(四

十三)士虞禮第十四(四十四至四十六)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四十七)(四十八)少牢饋食禮第十六(四十九)(五十)有司第

十七

禮記正義 六十三卷

〔著者小傳〕

鄭玄(見前) 孔穎達(見前)

〔四庫提要〕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

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

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

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

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

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

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

說不知所本今考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

篇號曰橋君學仁即班固所謂小戴授梁人橋季卿者成帝時嘗官

大鴻臚其時已稱四十九篇無四十六篇之說又孔疏稱別錄禮記

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鄭目錄鄭目錄之末

必云此於劉向別錄屬其門月令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明堂位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此於別錄屬

樂記蓋十一篇今爲一篇則三篇皆劉向別錄所有安得以爲馬融

所增疏又引玄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

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玄爲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豈有以四十九篇屬於戴聖之理況融所傳者乃周禮者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後傳其學者有劉祐高誘鄭玄盧植融絕不預其授受又何從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實戴聖之原書隋志誤也元延祐中行科舉法定禮記用鄭玄注故元儒說禮率有根據自明永樂中敕修禮記大全始廢鄭注改用陳師集說禮學遂荒然研思古義之士好之者終不絕也爲之疏義者唐初尙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監本以皇侃爲皇南侃以熊安生爲疏義觀中敕孔穎達等修正義乃以皇氏爲本以熊氏補所未備穎達序稱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難疾而去愈遠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難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違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孤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故其書務伸鄭注未免有附會之處然採摭舊文詞富理博說禮之家鑽研莫盡譬諸依山鑄銅煮海爲鹽卽衛湜之書尙不能窺其涯涘陳澧之流益如楚與樞矣

〔卷目〕(一至三)曲禮上(四)(五)曲禮下(六至八)檀弓上(九)(十)檀弓下(十一至十三)王制(十四至十七)月令(十八)(十九)曾子問(二十)文王世子(二十一)(二十二)禮運(二十三)(二十四)禮器(二十五)(二十六)郊特牲(二十七)(二十八)內則(二十九)(三十)玉藻(三十一)明堂位(三十二)(三十三)喪服小記(三十四)大傳(三十五)少儀(三十六)學記(三十七)至三十九)樂記(四十)(四十一)雜記上(四十二)(四十三)雜記下(四十四)喪大記(四十五)喪服大記(四十六)祭法(四十七)(四十八)祭義(四十九)祭統(五十)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五十一)孔子閒居坊記(五十二)(五十三)中庸(五十四)表記(五十五)繇衣(五十六)奔喪問喪(五十七)服問問傳(五十八)

三年間深衣投壺(五十九)儒行(六十)大學(六十一)冠義昏義鄉飲酒(六十二)射義燕義(六十三)聘義喪服四制

春秋左傳正義 六十卷

〔著者小傳〕杜預(見前) 孔穎達(見前)

〔四庫提要〕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竝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聞若璩古文尙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閭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荀觀秦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嚴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